

当代作家书系第3辑

皇粮庄

方福成 著



团结出版社

当代作家书系第3辑

皇粮庄

方福成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粮庄 / 方福成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4.9

(当代作家书系. 第3辑)

ISBN 978-7-5126-3023-9

I. ①皇…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5367 号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网 址: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赤峰地质宏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76

字 数:1436 千字

版 次:2014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978-7-5126-3023-9

总定价:180.00 元

(版权所属,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5
第四章	39
第五章	55
第六章	69
第七章	87
第八章	99
第九章.....	112
第十章.....	126
第十一章.....	146
第十二章.....	164
第十三章.....	178
第十四章.....	190
第十五章.....	209
第十六章.....	222
第十七章.....	240

第十八章.....	255
第十九章.....	271
第二十章.....	291
第二十一章.....	308
第二十二章.....	321
第二十三章.....	328
第二十四章.....	336
第二十五章.....	341

第一章

那尔登的灵棚搭在大清国鹦鹉河皇粮庄大门外广场西侧，腊月十七，他带着五辆七套马车队往热河宫仓交完皇粮后，在驿馆同管家林杰和车老板们喝酒吃白膘肉时，突然倒地身亡。林杰在承德连夜置办了寿器和寿衣，塞给驿馆老板一锭银子，悄悄地把那尔登入殓运回皇粮庄。而此时的皇粮庄里，正热热闹闹地准备过年，谁也不成想庄头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撒手归西。

灵棚是用新苇席搭成的正方体，正面横楣卷着宽边，整匹白布横在上面，两端垂挂着大白布花。灵棚里用白、蓝两色布搭配拧成菱形幌子。用白纸书写的挽联分列左右，上联是：超升三界弥陀会，下联是：速赴西方至乐邦。正中安放庄头那尔登的灵柩。

灵棚前安放一座白纸亭，亭前放一个大香炉。大香炉前是座彩色纸亭，前面也放个大香炉。两个纸亭里都有亡灵的牌位。彩亭大香炉前铺了块新白毡，那尔登的长子那丹身着重孝面南而跪，他两眼红肿，还在流泪，一滴清鼻涕挂在鼻尖上。他双手捧着灵牌，灵牌上写着：神主，清故显考讳那尔登享年五十八岁。是用浓墨写在灵牌正心的蓝色漆板上的。大奶奶那尔登夫人一身重孝站在那丹右面，皇粮庄所有人都面向灵牌跪在前面，全都是鼻涕眼泪，悲悲切切，白花花一片。

按照当地风俗，亡者逝后要吊唁七天，今天是第四天了。最重要的仪式点主要在这一天的午时进行，广场上祭吊的、看热闹的人山人海，但都鸦雀无声。

大奶奶让管家林杰把镇上高门楼德高望重的老秀才崔人杰请来当大宾，主持点主。又请了四位有威望的头面人当四相，给大宾打下手。

崔人杰是早年的秀才，现已年近古稀，他中等个，黄脸膛，尖下颏，蓄三绺花白长胡子，身板硬朗，身穿蓝色团寿字缎面长皮袍，外罩黑呢羔毛坎肩，戴顶沿着条边的烟色毡帽，外套着黑呢披后肩的丝绵风帽。腰上扎条白孝带，面对灵牌恭恭敬敬地直立着。四相一字站在他身后，每人捧个托盘，上面垫块红布，依次放着白布条、新针、新笔、砚台，都扎白孝带，既庄重又肃穆。午时整，大宾从他身后托盘里拿过白布条，近前缠在那丹右手大拇指上，又回身拿新针刺了白布条前露着的拇指肚，殷红的鲜血流了出来，刹那间，殷红的血变为暗红和黑红。大宾愣了下，拿起新毛笔蘸血，稳重而又有点抖动地点刷在灵牌“神”字的长竖上，然后又点了“主”字的一点。点主是点灵了神主，又封挂新庄头，大清国规定皇粮庄庄头是世袭的，新庄头必须是过世老庄头的长子，它虽不是带品级的官衔，但却归热河都统直管，在朝廷内务府备案的。

点完主，新庄头那丹抱起灵牌，灵棚两厢席棚的僧番道吹鼓手分两列吹打，大奶奶从后，大宾和四相紧随，皇粮庄家人跟在最后边，都悲切地低着头，不哭，将灵牌护送到东跨院正房祠堂里，升上香，磕了头。

第七天夜晚辞灵仪式后，管家林杰就连夜张罗明早起灵出殡的准备工作。

这是个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日子，西北风刮了一夜，天亮才住，干冷干冷的，广场的土地像人脚后跟一样冻裂了口子。人们都抓着热馒头吃，会喝酒的咕咚几口热酒，然后就到广场上按次序站队去了。

太阳刚冒红，送葬队伍就出发了。吹鼓手在前，接着是两个又高又大的打路鬼，然后是三十六幡，金瓜钺斧朝天镗、仙鹤美鹿、院公院婆、车马人夫、童男童女、一楼二库、金山银山、摇钱树、聚宝盆、四季花，纸活都十分精美，亡人在土坟世界里所需所用的应有尽有。再后是诵经队，长子那丹披麻穿孝，捧一根哭丧棒，他身后是亡人二子那增和三子那仁并肩进行，也是披麻穿孝，捧着哭丧棒。本族近亲、姑爷子（旗人方言称谓：指姑夫）、姨表丈等人分队列后。他们后面就是由十六个人抬着的灵柩了，高大的红缎绣牡丹花卉图案的棺罩扣着二三四加五的紫红松木棺。他们缓缓地走着。管家林杰也穿重孝，随着新庄头那丹等人边走边往空中甩纸钱。灵柩后是一溜白篷轿车，里面坐着送葬的

女眷。昨晚辞灵后，那丹就再三叮嘱林杰，林杰就跑马灯似的告诉皇粮庄的家人和亲戚，一定要规规矩矩送葬，不看外界的人，只准哭，不说话，不能出丁点儿差错，让老阿玛安然入土。谁敢不听？皇粮庄大办葬事要体面，别叫外界人看笑话。长约一里地的送葬队浩浩荡荡穿过大官镇南筒子街，哀乐声、诵经声、哭声融为一体，感天动地。街道两旁挤满了观看的人，但都不出声。哀乐给哭声伴奏，街道上空升腾着悲痛的气氛。在一个丁字路口边上，站着两个婆子，她们指手划脚地私语。“听出来了吧，儿子哭震天震地，姑爷子哭骡子放屁，干打雷不下雨的都是外亲，瞎咧咧呗。”周围的男男女女，都侧头看她们几眼，有的鼻子一耸，抿着嘴笑，有的点点头，还有人白了一眼。

管家林杰没有哭，听见了两个婆子的话，狠狠地瞪了她们一眼，把纸钱甩得老高老高，飞飞扬扬下落到两个婆子的头上、肩上、手上，周围的人则晃着身子躲开了下落的纸钱。

南街头栅子处横着一条冰冻的河，初升的太阳把白亮耀眼的冰拉出好多好长的冰线，上下晃动闪烁，刺的人睁不开眼。上游淌过来一层冰水，像是给白亮的冰面罩上了一层淡青色的纱。岸边干枯的蒿草被冰水撩拨的晃着身子发抖。有两个人在岸边挥动铁锹东铲几下，西划拉一气，将啃下来的冻土垫在河道冰面上，稀稀拉拉的黄土印痕从北到南。这是林杰安排两个小工干的，为的是防滑和安全。那丹远远地看见冰上的垫土，心里称赞管家想得周到，老阿玛的眼力不错，这人有能力，办事让人放心。

忽然，对岸南关的路口传来欢快喜庆的喇叭声，与送葬队低沉的哀乐相比，一高一低，一快一慢，一欢一悲，一喜一哀，对比鲜明。那丹、林杰和吹鼓手等人都听出南岸的乐队在跟他们斗咳嗽，谁都不敢说话，怕斗气打架。那丹朝林杰努努嘴，林杰心领神会，指挥队伍加快脚步，快点离开这斗气场。冰面有三几十丈宽，吹鼓手和举打路鬼的刚刚走到冰面中间，林杰走快了点，脚下一滑，摔了个屁蹲，他身边举打路鬼的小子扭头看管家，一不留神摔倒了，高大的打路鬼弄了个嘴啃冰。林杰急忙喊：“别摔坏了打路鬼，咱走咱的，不看别人。”对岸边站着几十个人，男女老少都开怀大笑。岸上的喇叭忽的高了起来，音调老长老长，冰道

上的人惊惊诈诈地走，怕摔屁蹲，一心不可二用，哪顾吹奏了，随大流吧，跟岸上的乐队合在了一起，旋律欢快、喜庆、悦耳。岸边的人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半大小子们喊：“再给加加油，添添彩，点双响。”立刻：呼……叭，呼……叭，地上空中都响开了，涌上来抱小孩的妇女和拄拐杖的老头老婆们看热闹。走在冰道上的吹鼓手还不知道自己吹的调成了两条腿子里的屁，差道了呢，林杰站住了脚，喊：“停、停，上岸再吹打。”送葬队伍一拨一拨地走出冰道，林杰晃动右拳指挥吹鼓手们重奏哀乐，南岸的乐队也使出浑身解数卖劲地吹，狠狠地打，重重地敲，仍旧是对比鲜明。林杰哇哇大哭，那丹、那增、那仁等随着都哇哇大哭起来，于是，又掀起了一阵哭的声浪。许是受了良心的责备吧，南岸的乐队声调小了，有的还停住不吹不打，看着送葬队一拨拨地离开了这个斗气场。

第四辆白篷轿子，里边坐的是那丹的大小姐珍妮和二小姐珠妮，珍妮撩开轿帘一条缝，心里说，噢，明白了，这有一家办喜事呢。她看一家大门上新贴了红喜对，柳树边的井台上罩了层红纸，把井盖上，是怕新娘子掉进井里去，树上垂挂着两条长鞭，石头短墙上立着几十个二踢脚，一群半大小子等着燃放鞭炮，正打闹戏耍，只有少数几个人还看她们的轿子车。妈拉巴子的，娶媳妇不看看日子，我们皇粮庄送葬，他挂红，成心找别扭，这口气不能咽。于是她跟珠妮说，珠妹，我下车方便方便，一小会跟上来。没容珠妮说话，珍妮就揭开轿车后帘下了车，向人群走去。

珍妮身穿白衣白帽白鞋，粗壮的头，五尺来高的个儿在地上移动。一个拿火柴盒的半大小子撞到她身上，珍妮没怎么样，半大小子却摔了个蛤蟆趴，抬头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妈哟，这是什么啊？不像人又会走动，会走动又看不见脚，是人是鬼呀！他大嚷，都别跑，快看这个，是什么玩意？珍妮不回头，但听的真切，说道：“我不是什么玩意儿，是你的姑奶奶，祖奶奶，祖祖奶奶。”听见了她说话，知道是个人了，几个小子追上来抓胳膊，薅衣领。珍妮一撩手，那几个小子一个连着一个屁蹲儿地摔在了地上。两个十六七岁的大小伙子并排着，抱着膀挡在珍妮面前，珍妮抬起右脚踩在一个小伙子的脚上，那个小伙子嗷嗷叫

着坐在地上。挡横的另一个大小伙子大嚷：“快来人。”好家伙，炸了锅似的，众人围拨过来。有的说这是死人家的什么人哪，上下一般粗，连脸都不露，怵她还行？找茬打架来了，大家上。有的说这人有点能耐，加小心，好言好劝说说。这时，石头短墙上站着一个人，四十多岁，瓦刀脸，母狗眼，大嘴，瘦身材，穿件素花二大棉袄，脸上淡淡的擦了层团粉，头发上插一朵红娟花，跳着脚大叫：“你们这些个王八蛋，饭桶，没胰子了，胰子让人给吃了，魂呢，魂让耗子给吓跑了，成了草瘪了？再不动手，老娘不给你们酒喝，别想吃白血肠！”

瓦刀脸说的白血肠，那可是她的绝技，她把羊血沉淀成血清，再把血清灌进羊肠里，煮出来的血肠里外全白，嫩的颤动。为了钻钻着吃一口血肠，她给儿子办喜事，眼下的这些人都是不请自来的。一听说不给白血肠吃了，个个都摩拳擦掌，把珍妮围了起来。

珍妮把给爷爷送葬的大事忘了，斗上了火，一手指着河岸说，“快看，那是谁来了？”那些人不知是诈，扭过头顺她手指方向看。珍妮抬起右脚使劲往眼前的几个大小伙子脚上踩，有三个人都嗷嗷叫着瘫在地上。

众人回过头来不见了穿孝服的姪子，大惑不解，人呢？

瓦刀脸大骂：“一群窝囊废，你爹怎么揍你们来，少用一股劲，成了窝囊废，一齐上，放倒她！”人们又重新把珍妮围了起来。

这时，珍妮抡抡右胳膊，右腿在空中划个半圆，露出了脚尖。大家都看她脚尖，她晃着脚尖道：“这叫刮风单展翅。”边说边动，又差一点踩坏了人。然后，又抡双臂，胳膊展开，左腿弓，右腿伸出老远，说这叫刮风双展翅，有种的靠近点，非把你们眼睛抠出来不可！她说的刮风单展翅和刮风双展翅，是她自己编的，几年前二妹珠妮学打算盘，先生教凤凰单展翅和凤凰双展翅，珍妮不用心学，没学会打算盘，却记下了单展翅和双展翅的名，把凤凰丢了，一着急说成了刮风。她的架势也是在后花园瞎练的。但这些都发怵了，暗暗说这个人功夫深不可测。正在围着她步步逼近的时候，珍妮又一次抡双臂，人们正在眼花缭乱时，她高耸一下飞出了围，站在大门边，撕烂了刚贴的大红喜对和喜字门方，把碎纸屑朝人们头上一甩，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

瓦刀脸急了，嘶哑着嗓子大叫：“快上快上，好虎架不住一群狼，上前的我给一小碗白血肠，放倒的，我给两碗白血肠，一、二，上！”大家噉一声上去把珍妮放倒了！瓦刀脸又指挥众人扯下珍妮穿的寿衣。

珍妮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没有了孝帽，露出了长长的黑头发，圆圆的脸蛋，湖蓝色大菱格缎面宽棉袍被沙土脏污了，瞪着双眼，眉毛跟大老爷们似的，躺在地上动弹不了，胸脯上像扣两个大海碗上下起伏。

“大婶，这是个胖妞，跟猪差不多！”

“大婶，你来吧，我们不好动手！”

“蠢种，”瓦刀脸怒骂，“管她是猪是狗，冲了老娘的喜事，就是老娘的冤家！拖起来，捆到树上，把她过年穿的衣服团把团把拿过来，我是全命人，坐在我腚底下，冲几个响屁，把晦气冲了！”

珍妮拳脚使不上，被男人们抬着捆在树上了。穿着绛红色棉袍、胸前别红花、头戴黑呢礼帽的新郎官，用一块红布把珍妮的孝服、孝帽和包鞋的白布包起来，送交给瓦刀脸。瓦刀脸冲着红布包连啐三口吐沫，往石头上一摔，把屁股压了上去。嘴里念叨：“东山的鬼，西梁的妖，哪个浪、哪个骚，把这个小浪货牵去闹，闹掉了底，闹扭了腰，让她上不来气，走不了道，再也刮不了风，腿裆心心子长大疔，活活疼死这个丧门星！”

离新娘马车来还有会儿时间，人们有的又张罗写喜对，贴门方，年轻人站在珍妮前边七嘴八舌问：“你这个妞是刚才出殡人家的，还是那家的亲戚，叫什么，有婆家了不，跟男人上过炕吗，那大肚子里不是有崽了吧，要不怎长出那么大的瓜蛋蛋，不定多少人摸了呢。那东西着人摸跟撒了大粪似的猛长，哈哈哈哈！”

珍妮把牙咬得咯咯响，她从没受过这样的气呀，呸呸了两口，说：“小子，听好了，姑奶奶是皇粮庄的大小姐，我阿玛是庄头，什么官来都要拜访的，叫什么来？四脚朝天吧，你们就不怕抓瞎驴！”

“什么叫四脚朝天呀？干啥事才四脚朝天呀？你阿玛成啥玩意了？胖大小姐高材啊，高的长了四只脚到天上去了，怎么又被捆到树上了？”

又是一阵子哄笑。

大伙这一闹，珍妮知道又丢丑了，不是四脚朝天，是啥来呢？有“天”字是跑不了的，不是脚就是手。她正在想，人群后有个人说那叫手眼通天。珍妮点着头说：“对、对、对，是手眼通天，我一着急走嘴了，我阿玛是手眼通天。我什么样他什么样，不，是他长的什么样我就什么样，庄头的亲姑娘，你们敢欺负我，非抓你们瞎驴不可！告诉你们，把姑奶奶送回去，骑上大马送，让你们新郎官和新媳妇送，要不，一会儿我一脚一个把你们踹到南山尖，栽到石洞里出不来，当孙悟空，在里边猫五百年！”

被珍妮踩坏的那三个小伙子，原是坐在地上听，知道踩他们的是个妞，说话口气又大，都挣扎着站起来，一蹦一颠地挤上去看。

说手眼通天的那个人，中等个，大下巴，三角眼，撂下三十奔四十的样子，住在南街丁字路口不远，离南栅子不过二百丈，跟办喜事家是姑舅亲，外号叫郭痞子，先人在世时，靠放高利贷过日子，他也算是公子哥，念了不少书，就是不争气，什么都干不下。先人过世，他不是折腾卖东西，就是逛街吃蹭，鬼点子不少，脸皮儿挺厚，是新郎官的亲娘舅。在别处叫他痞子，到了这里就是上等客。他一直站在后边听珍妮的话，边听边琢磨，给珍妮接了句手眼通天，就计上心来，三角眼一眨巴，溜到瓦刀脸跟前说：“姐，光闹气不顶用，你要银子不？庄头不是手眼通天吗，啥通天也不行，拿银子来，这妞不是大小姐吗，兄弟我找送葬的去，拿银子来放人，没有十两二十两的她甭想回去。十两二十两差不多够娶媳妇的钱了吧。”

瓦刀脸抻直脖子瞪圆母狗眼一动不动，眼皮一眨不眨，愣得三魂出窍，六魄离身。郭痞子说：“姐，姐你对银子不会不感兴趣吧？有了银子就有吃的、有穿的、有用的、有玩的，娶媳妇没少花吧，我给姐把亏空堵上。你倒是说话啊。”

“哎呀，对，一千个对一万个对，钱是祖宗，是命，是老天爷呀！”瓦刀脸激动的浑身哆嗦，抓过郭痞子的手说：“兄弟，你有能耐，老娘们就是少根肠子，你怎么不早说呢，让我生这么大的气。”

她停住话，捶了郭痞子一拳头，露着黄牙呵呵地笑，接着，又拧他一下鼻子，说：“姐不让你白跑腿，你怎么诈咕皇粮庄头都行，别放屁了，

快滚！”

郭痞子骑马去追送葬的队伍去了。瓦刀脸抽筋似的笑，抬起腓狼劲砸了三下红布包，心里磨叨着，我一屁股砸五两银子，三下子是十五两，今天的事我是倒霉呢，还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她仰头看被捆着的大小姐，几个小子正低头看她的脚，显然是被她刚才踩人时的情景吓呆了，现在动不了，要看看她的脚灵气在哪。

腊七腊八，冻死俩仨，这日子早过去了，但天是干冷干冷的。珍妮冻的脸煞白，清鼻涕拉着长线压着嘴唇，掉落在那两个颤动的大奶子中间，把湖蓝大菱格棉袍洇湿了一片，又结冻成嘎巴。她往回吸溜了两下鼻涕说：“小子，把腿抱起来看，闻一闻，舔一舔，装进怀里给姑奶奶捂捂，我搭你交情。”她自己也乐了，然后嘴片子一撇，鼻孔里哼了两下。

那几个小子嬉皮笑脸地说道：“你这个大小姐，是多少岁的大小姐、小大姐？”珍妮又吸溜了两下鼻涕说：“真你妈的驴粪球，这都不懂，大小姐就是比小姐大，比格格小，十六岁的大小姐了。你们他妈的不知道头青蛋肿，拿我涮锅子，抱我臭脚还行，不，我是香脚，天天用团粉洗擦的香脚，趴地下闻闻，闻一下我给一个铜钱。”小子们虽然心里痒，但都不闻，看她的脚好大好肥，拳头也善乎不了，捆着吧。珍妮吸溜着鼻涕对他们说：“谁给我解了绳子，我给他一百个铜钱。”

听到珍妮的话，瓦刀脸顿时怒火心中烧，骂道：“兔崽子滚远点，谁敢解绳子我就把他的手剁下来！拿银子来，你抱回去捂被窝都行。想用一百个铜钱赎身子，还你妈的大小姐呢，小姐大也不行！老娘不是喝粥的茬，一千个铜钱也不行！”

珍妮说：“不就是一副红纸对子吗？还一千个铜钱也不行，有那么贵的对子吗？你逮住蛤蟆攥出尿，一点理不讲，到时候我阿玛把巡检叫来了，你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

“你妈来，再捡个妈来也不行！”瓦刀脸又蹲蹲屁股砸珍妮的孝服。

这边还嬉闹还骂骂咧咧，郭痞子早追上那串子送葬队，手牵着马，往路中间的石头上一坐，挡住队伍。皇粮庄的祖坟在麻雀儿沟门前山梁的一块台田上，对着金斗山，左有青龙，右有白虎，小河缠绕着台田，是块风水宝地。进沟的路不像大路那么平整，一会儿要挨着地边走，一

会儿又要下到河沟里,已经很窄了。郭痞子端着架势坐在路中间,谁还过得去?打头的一站住,后面的全都得站下。抬灵的最累,巴不得停下歇肩呢。林杰赶紧跑近前,望着路中间倒背脸坐着的人,是哪位山神呢?转到他面前一看,不认识。心想在路中间挡横是刮地皮风来了。就试探着问,喂喂,这位——,他想说爷,又觉得降低了自己,就转口说,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犯病了?郭痞子是得理不让人的茬,说他犯病,像气炸了肺,没好气地说,你们才一个个犯病呢,死的死,不死的活,诈尸!什么诈尸?送殡难道是诈尸?林杰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问:“出什么事了?有啥事咱回头说,先借个光,你往边上挪挪。”

“这有山神,有土地爷,让他们也知道你们皇粮庄的人是怎么缺了八辈子德的!”郭痞子一动不动,说话气冲,对林杰是不屑一顾。

听郭痞子骂了“缺八辈子德”以后,林杰还没有发火,他这才跟郭痞子打了个照面。郭痞子不看林杰则罢,打个照面,心里顿时就“嗖”下子。暗道:此人不好惹,两腮没肉,必定难揍,眼睛还一个大一个小,好偷看人,这个揍相,非是大管家不可了,而且是个难揍的大管家。他稳住神,慢吞吞地站起来,心里话,挤挤他的腓子,我不能热锅里的面条软了。他干咳了两声,说:“啊,我说你这位爷,是东家吧,查查你们少人了没有,有人在我们那惹祸了,被捆起来了,要是你们的人,说出律律来再走,要不是你们的人,我把人送给官府或者卖了,那是她罪有应得!”

林杰一听,来人果然不是善茬,端着灯找黑昏晃。一定是有人惹祸了,哭爹哭爷还哭不过来呢,谁又去哭乱坟岗子?这事必须说给那丹,他是庄头,又是一家之主,便对着郭痞子说一句你等下,就转身往后走。到庄头跟前说,这个人在头前挡横,说咱们人惹祸被捆起来了,要跟咱打官司!那丹紧嘱咐慢嘱咐,还有人有闲肠子,让林杰查查惹祸的人是谁。林杰从庄头身后逐个查,二爷三爷都在,姑爷子,小舅子,本族人等一个不少。他绕过棺罩查轿上的女眷,第一轿车里是大奶奶和伺候他的兰儿,大奶奶问有什么事?林杰说老人家别多心,兰姑娘好好照顾大奶奶。兰儿说是,管家放心,到我们女的下车地方了?林杰说还有一会。他又查第二轿车,车里坐的是大新姐(旗人方言称谓:指嫂子)和

伺候她的赵妈，林杰跟她们说了两句话，又往后查，第三轿车里是二新姐，怀里搂着儿子宝珠，都在。第四轿车里是大小姐和二小姐，两位小姐更不会下车，想走开再往后查，又一想不对，二小姐人小但稳重，大小姐脑子少根弦，大新姐总说她二勺，看看她在不在。他一撩轿帘，里边只有二小姐珠妮，脑袋刷刷冒开凉风了，问珠妮，大小姐哪去了？珠妮说她下车方便方便，也该追上来了。得，惹祸的是大小姐，他们敢把大小姐捆起来？林杰连忙去告诉那丹，大小姐不在轿车上。那丹让他问问珍妮这个二混砖惹了什么祸？时间不等人，赔上点，别误了下葬时辰。树杰又跑到最前头，郭痞子微微笑着，像个渔夫等着鱼上钩。

“这位爷，请问您宝号？”林杰一改方才见面时的语气，恭敬了起来，说：皇粮庄大小姐刚才下车了，莫不是大小姐去了你们那？

郭痞子这才把自己叫郭之雨，河岸边娶媳妇的是他亲外甥，大小姐什么样，怎么打人，踩脚、撕喜对和门方的事说了一遍，打了八个人，把三个人的脚踩骨折了，带着白孝大闹人家的喜事，冲了人家的运气，你们的大小姐登门找茬打坏人，这笔账怎么算吧，是经官还是私了？

林杰听他一说，知道大小姐是冲他们的红喜对子去的了，理亏呀，还打坏了三个人，个子矮够不着天，把地翻了个儿，难怪被捆，摸摸底再说吧。便说道：“郭爷，这事已经出了，经官也好，私了也罢，都是为了解决事，我想听听郭爷的意见。咱都在市面上，山不转水转，打交道的时候多着呢，郭爷备不住什么时候用着我呢，我叫林杰，是皇粮庄的大管家，皇粮庄的姑爷子，老庄头在世时，什么事也少不了我。新庄头刚上任，样样事让我做主，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朝廷有当大官的亲戚，在府里县里当官的也有，老庄头走动官府都是我跟着，有事就让我去办，门朝哪开，路到什么地方拐弯，都在我心里头，多大的礼节都免了。”他停顿下，挑眼皮看看郭痞子，却见郭痞子望着南山出神。接着说道：“话又说回来，外头归外头，咱都住大官镇，亲不亲都是一个镇的人，哥们，把你们意见端出来，您是那边舅爷子，做得了主，我是皇粮庄的管家，也当不少家，咱俩到边上聊，让他们过去，下葬是有时辰的，我陪着您行了吧。”

郭痞子听林大管家一说，心里头咚咚两下子，口气不小，这个人用

得着，是个烟筒，得借着它冒烟呢。便说道：“我听你说的都有理，下葬有时辰，三个脚骨折了的治伤费用，冲喜费用，喜事过了吉时另找吉日吉时所需的吃吃喝喝费用等，最少也要一百两银子。管家爷答应了我马上离开。”林杰不好做主，又转身去找庄头，那丹告诉他尽量再少，但要息事宁人，此事不可外传，一定要把大小姐赎回来。

送葬的队伍又开始向前流动，林杰留下来跟郭痞子套粘乎：“今天的事咱俩是不打不成交，一回生两回熟，以后有便宜事先让给你，咱放长线，我交你这朋友了。皇粮庄办丧事，把年都扔一边了，眼下没有太多的银子，郭爷再往下落落。”

郭痞子听他话里有话，就痛快地说：“成，外甥家的蜡我作去，你大管家的人情还是要给的，跟我交朋友，那我就攀高枝了。能跟明白人打场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不要一百两了，五十两六十两由大管家赏，够面子不？”林杰哈哈笑着抓了郭痞子右手，二人边说边往回走。

到了河边，林杰因为身穿孝服不能靠近娶媳妇人家的家门，离了有几十步远的地方，站在河边冻土岗上。郭痞子牵马到瓦刀脸耳根子嘟囔几句，瓦刀脸露出黄牙冲他挤眼皮。郭痞子到捆大小姐的树前对珍妮说：“大小姐，今天的事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们办我们的喜事，你们出你们的殡，我碍不着你，你也碍不着我，你上来就踩伤人，就撕喜对，你承认不承认是你错了？冲了我们的喜事，这事说大就大，说小也不小，不看你是皇粮庄的大小姐，非把你打个半死不可，是我给止住了，你遇到贵人了，看在庄头和大管家的情面上，我放你回去。以后可再别出来惹祸了。”郭痞子说着给珍妮解开了捆胳膊捆腿的绳子。

珍妮的脚冻麻了，两腿一时拿不过弯来，她慢慢地活动活动，又跺跺麻脚，围观的十几个小伙子顿时吓跑了。

那三个伤脚的冲郭痞子嚷嚷：“舅舅哇，你放了大小姐，我们的脚谁给治？我们也跟她去，到皇粮庄养伤去。”

虽然不是亲外甥，但这些人也都管郭痞子叫舅舅。郭痞子说：“你们都在这儿等着，该喝酒就喝酒，我给你们领赏去，谁都别咸吃萝卜。”

珍妮撩起棉袍大襟里子擦鼻涕，不知道说什么好，眼前这个告诉她手眼通天的人说话管事，他给解了围。暗想，“我说这伙子驴粪球怎着

不了大小姐，乖乖给放了，这个说话管事的人我得记住他，谢谢他，放个屁让他闻闻。”

瓦刀脸抬起屁股，从红布包里抖落出珍妮的孝服，又啐了三口吐沫，骂了句回家过年时再穿，以后少欺负我们小门小户！

珍妮抱起孝服，才知道自个误了送葬的大事，眼圈儿红了。她冲围观的人敬了个蹲礼，又向瓦刀脸撇撇嘴，就跟着郭痞子去走冰河。林杰追上来，她心里像打碎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哎呀，没给爷爷送葬对不住爷爷！中途惹祸阿玛知道不？要是知道了，会，会怎样呢，管家，你当个省油灯吧。”她望着林杰的脸，眼睛在说话，林杰冲她点了点头。